

华不注投稿邮箱:  
qlwbhbz@163.com

【印记】

## 那年,我的奖品是雷锋日记本

□韩庆祥

我珍藏着一本50多年前的不寻常的笔记本,说它不寻常,是因为商店里买不到,它是在学习雷锋活动中得到的奖品。

深蓝色的精装封面上,印着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字体是烫金钢印字,落款是“济南市报刊发行站(员)评比委员会 1964年1月”。

1963年的春天,我正上中专,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传遍祖国大地。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同学们不但集体学习雷锋事迹,还参加了学校安排的劳动,无论是下乡支农还是整顿校园卫生,大家都争先恐后抢着干,用实际行动学雷锋。学生会要求每个年级推荐两名报刊发行员,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以往谁都不愿干,我就主动担起来。刚开始投递,走到别的教室门口就愧头,不仅要到各班征订报刊,还要填收据、管现金,口袋里总有叮叮当当的钢镚子。课间,我一溜小跑去传达室接收报刊,顺便把同学们的来信捎上,按照班级和楼层去投送。为了做好这份工作,我把各班订阅名单抄在小本子上,很快就入门了。我认准了这个理,向雷锋学习就要真打实干,自己辛苦点不要紧,只要大家满意就是我最大的快乐。干发行员让我开阔了眼界,性格不再那么内向,为走向社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雷锋生前处处做好事,我也学着做力所能及的事。有一次路过一处盥洗室,看到两个水龙头哗哗地淌水,拧几下不管用,就找来工具把水龙头卸开,加上皮圈解决了。班长听说了,还把这件小事登记在班级《学习雷锋簿》上。有一回上街,我捡到一个书包,里面有粮本、粮票及现金,我按粮本上的地址找到失主,转身要走,那家叔叔一眼看到我胸前的校徽,说起他亲戚的女儿和我同校,问我认识吗,我说她还是我班的干部呢。虽然没暴露我的名字,可这事还是在同学间传开了。闹得我不好意思,心里想,人家雷锋做好事不留名,我不合格。看,那时的学生就这样淳朴。

到了年底,在全市学雷锋优秀报刊发行员颁奖大会上,我得到这个雷锋日记本。那个年代同学之间,一个日记本就是最好的礼物,这个奖品更弥足珍贵。我在第一页郑重写下了这样的话:“钢,要在烈火中锤炼;人,要在困难中成长;雷锋精神,将永远指引我前进!”这些豪言壮语是来自灵魂深处,和当今励志鸡汤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课外活动,我喜欢去学校图书馆,《中国青年报》和《萌芽》杂志等报刊上的“思想的火花”、中国古代格言和世界名人语录都要抄入笔记。我还和几位同学创办班级壁报,取名《学习生活》,每月一期,张贴同学们写的诗歌散文。毕业前的最后一期,同学们的感情闸门一下子打开了,收到的稿子比平常多出一倍。大家一起动手,魄洪林画报头,来继平写刊名,女同学田世珍、范淑华、丁源萍帮着剪贴花边,壁报两端写着:“坚决服从分配,鸿雁志在四方”,一派慷慨激昂、为祖国建功立业的壮志情怀。

当年的同学,风华正茂,现在都是70多岁的老人了。时光磨平了不少记忆,但是,每当春风吹遍大地的时节,我一定会想起那个全民踊跃学习雷锋的情景。

洪楼影院,其实名是历城影剧院。山东大学的好多学生都习惯称这里为“洪家楼电影院”,有时更简地称为“洪楼影院”,甚至只称“洪楼”。有时,同学之间直接喊一句,“走,去洪楼吧!”一般就是指去看电影。因为,当时的洪家楼除了教堂,也只有历城影剧院对学生有吸引力。我们大多不会去教堂,所以,一说去洪家楼,一般就特指去看电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到济南上学,看的第一场电影就是在洪楼影院。

当时,斑驳的历城影剧院几个字早已分不清颜色,条件自然也很简陋,总共只有两层,平时,实际只用一层,很少能坐到第二层。如果历城区(那时叫郊区)开会或者庆祝“三八”“五一”之类的活动,就会占用洪楼影院,电影也就不放了。

之前,在农村,从没有进过电影院,只是看过露天电影。在空场上拉起一片幕布,坐在幕前观看。到济南上学,报到后,第一件感兴趣的事就是,有电影看,而且白天也可以看。于是,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同宿舍刚认识的同学就相约步行去洪楼影院看电影。

洪楼影院在山东大学老校和新校之间,更靠近老校,从新校走过去有三华里左右的路。那时,高年级学生中,有人骑自行车去洪楼看电影,显得很牛,听说,一般都是班里父母是双职工的学生才有条件拥有一辆自行车。如果自行车后面再驮上一个长发飘逸的女生,那就牛大了。

到了洪楼才发现,电影要到10点半才演。我们先在西侧靠近马路的窗口购买电影票。记得,当时的票价三角钱一张,有时到了周末,连放两场,是五角。离放映还有2个多小时,我们便在周边逛起来。

当时的洪家楼是济南的边缘,

东边就是郊区了,是大片大片的农田。走不了一会儿,就碰到一条半干涸的河流,偶尔有一段有一点水,水不多,却十分纯净。稀落的杨树和柳树,虽然不太精神,但在都市的阳光里摇曳着的叶子却透着莫名的生机,有一种可爱的感觉。当时我们还感慨不已,省城济南还有这样的地方,和家乡沂蒙山差不多嘛。

那时,大学的生活并不是多么丰富,比如说大学生不允许谈恋爱,不允许听邓丽君的歌,不允许喝酒抽烟,我们那级入学时还不允许跳舞,到了三年级,跳舞才不严厉禁止。所以,好多活动就聚集在洪楼影院。发了奖学金,被评上了三好学生、优秀团员什么的,暗地里请要好同学的客,就是去洪楼影院看一场电影。影剧院给我们单调的大学生活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和幸福的时光。

好多故事都与洪楼影院联系在一起。记得一次系里评助学金,申请困难补助,一个安徽籍的同学写了申请,在辅导员召集班委开会研究时,有人提出,他曾经请人去洪楼影院看过电影,还申请什么补助?另一个补充说:“还买了两包瓜子,花了三角钱。”后来,辅导员专门为此事做了调研,那安徽籍同学辩解说:“瓜子是被请的那位同学买的,自己没有出钱。”这像是AA制了,一个买电影票,一个买瓜子。不过,这位安徽籍同学的困难补助没有申请成功。后来知道,这位安徽籍同学还是星迷,他和当时许多男生一样,十分执著地崇拜影星龚雪。安徽籍男生将刊登在《大众电影》杂志上的龚雪剧照剪下来贴在自己的宿舍墙上,检查卫生的老师让他揭下来,他硬是不肯,当老师命人强行去揭时,他竟然拿起凳子

示威,大家只好作罢,后来,他便与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员无缘了。临毕业时,他没有忘记将龚雪的剧照轻轻地取下带走,还在张贴处吻了好久。

还有一位同学,入党申请书交上了,却没有被列为发展对象,理由是在学校里谈恋爱,证据就是有人发现他曾经同其他系的一名女生一起去洪楼影院看过电影。那时,只要一男一女一起去洪楼看了电影,一旦被人发现,也就等于是确定恋爱关系了。所以,学校里有的男生给女生写信求爱,不好意思说“爱”之类的话,表达方式就是,“我想请你去洪楼看电影,不知你是否有时间?”如果对方同意去,说明有点眉目,如果对方不愿意去,那大约也就没戏了。大学毕业后,一些结婚的同学,说起自己的恋爱经历,有好多都对洪楼影院情有独钟,“那是爱的伊甸园。”从这里飞起了无数对的鸳鸯。

那时,看一场电影虽说只花3角钱,可在学生眼里却是比较奢侈的,就这3角钱将好多人残酷地挡在了电影院门外。有一次,我们几个人都想看电影,却没有谁愿意“请客”,于是,有人提议去“碰运气”,“找机会”看“免费电影”。七八个同学一起晃荡到了电影院,转悠了几圈,认真观察了电影院入口的情景。那天,检票的员工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姑娘,看上去有点心不在焉,有同学就说,“一看她就好糊弄,走吧。”入口也正是人多的时候,大家人挨人急火火地向里走,我们也排到了队伍里。最前面那个同学挨到检票员面前时,并没有拿出票,而是故作“迷茫”地向后一看,然后用手指向后边,检票员一挥手,他就进去了。随后,我们几个走到检票员面前,也用手指向后指一下,然后进去。很快,检票员就发现了不对,又没法进去将人抓出来,只好制止了后面的,这样,我们好几个人“有幸”进了电影院。幸亏,影剧院里没有坐满人,我们看了一场“免费电影”。现在想来觉得好笑,为了一场电影竟动了这般心思。

可惜的是,洪楼影院已经于1999年拆除。当时,我在洪楼附近一个单位上班,听说影剧院要拆除,特意赶过去,坍塌不堪的影剧院令人伤感。1999年9月,洪楼广场建成,洪楼影院再也不复存在了。每次路过,心底总难以平静,总会荡起层层波澜,眼前隐约浮现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学生生活的星星点点。



▲济南洪楼广场。

济南市文化东路是一条东西向的路,南北向的山大路把它分成了东西两段。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工作的单位在文化东路的东段路南面,门牌号是4号,是当时文化东路最东端的单位了,而且孤零零的和哪个单位都不靠,除了门前的文化东路外,周边都是庄稼地。翻出南边院墙就到了燕子山的山脚下,春天挖野菜,秋天摘酸枣。

一眨眼的时间,我已经在文化东路工作生活了40多年了,亲眼目睹了文化东路东段的变迁。

那时文化东路东端单位很少,我们单位的东面只有济南灯泡厂和部队的单位,再向东是窑头村。周边只有灯泡厂子弟小学和窑头村的农村小学,教学条件很差,孩子上学很困难。

当时文化东路自历山路起向东路面尚可,但一过山大路向东就只有很窄的沥青路面了,各种车辆路人混行在一起,两辆汽车错开都很困难,路面坑坑洼洼。路面没有排水管道,下了雨雨水就到处溢流。晴天时路面上尘土飞扬。没有路灯,夜晚路上很黑,一个人是不大敢出门的。我们那时候都有个手电筒,以便有事晚上出门时用。周边

没有相邻的单位,晚上除了能听到庄稼地里的虫鸣声以外非常寂静。

没有集中供暖,冬天取暖靠烧煤,烧水做饭靠蜂窝,谁家要有个液化气罐那就很奢侈了。没有大商店,买点油盐酱醋只能到灯泡厂开设的小服务社,买蔬菜有个地摊的小集市,买个计划供应的肉蛋最近要到文化西路上省中医对面的副食品商店,要买其他东西就要去市里了(我们经常认为自己是住在郊区)。没有公交车,出门只能步行或骑自行车,要想坐车好像要走到文化东路西端的山东师范学院(现在的山东师范大学)才能有公交车站,印象里好像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才有一趟18路公交车开到济南灯泡厂。

现在想来那时的文化东路段还不如今天一条农村的街道。

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发展的春风吹到了文化东路,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这20多年,文化东路东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迁。

单位多了,我们单位东邻中建文化城,西邻省地震局,南邻省直党校,出大门是文化东路,路北面是济南最大的社区之一甸柳社区。文化东路还向东延长了很多,增加

了近20家单位,我们单位的门牌号从4号变成了18号。

从单位向南看,建筑物已经延伸到了燕子山的半山腰,完全看不到20年前的山野景象。

周边有了好几所高标准的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壮观的燕山立交桥南北向飞跨文化东路。文化东路东段几经整修路变宽了,双向四车道路面平整标线清晰,划分了快车道、慢车道、人行道。路两边绿色植被,繁茂的悬铃木呈现出勃勃生机。铺设了排水管道、暖气管道、天然气管道。路灯亮了,各种供电通讯线路都埋到了地下。路面干净了,有了洒水车清扫车,环卫工人从早到晚辛苦工作在街道上保持着清洁。

街道两旁商店、商铺、银行、饭店、超市、药店、农贸市场比比皆是,各种服务设施一应俱全,购物生活非常方便。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晚上华灯初上灯火辉煌更甚白天的繁荣景象。文化东路东端周边有十几路公交车,空调的双层的电车BRT,市区的市郊的甚至长途的,四通八达,出门就有车到哪里都很方便。

有时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还是20多年前的文化东路吗?变化太大了!

## 文化东路东段的变迁

□尚曙升

【足迹】

【印记】

□辛牧

【足迹】

□尚曙升